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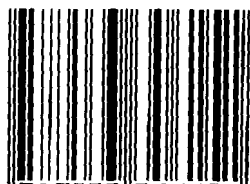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一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6/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6.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二一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潛滄集五卷

〔清〕余一元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卷一卷二配鈔本）

一

退菴詩集十二卷文集九卷

〔清〕李敬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八六

西山集九卷

〔清〕張能鱗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三三六

馮氏小集三卷鈍吟集三卷別集一卷餘集一卷遊仙詩一卷集外詩一卷文稿一卷

〔清〕馮班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清康熙陸貽典等刻鈍吟全集本

四九八

李文襄公別錄六卷

〔清〕李之芳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五六八

擬故宮詞一卷

〔清〕唐宇昭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五一

杞思堂文集八卷詩集不分卷

〔清〕劉子壯撰
湖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七五七

潛滄集五卷

〔清〕余一元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卷一卷二配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潛滄集七

卷》提要

潛滄集卷之一

四書解

榆關余一元占一著

四子之書傳註大全詮釋既備間有大義未盡處不妨詳贊一二以備稽參余病免以來時與二三友生論文講藝偶有所得輒筆諸冊其說多出於陳幾亭先生而附以管見者夫幾亭先生明末大儒也著書垂世發明前聖之蘊以示來學厥心甚盛厥功實偉余曾遊其門聞其說不覺形於闕述凡欲推行其義以表章之耳世有知者由余言而溯吾師說其於前

潛滄集

卷一

賢精意不無所補翼云

格物致知解

大學格物致知之說先儒詮訓不一竊疑既為始教何不立傳如以其有傳而止之則誠意特立單傳上不連正心下不連致知是大學所重在誠意而立傳之自此始也明矣學問先知而後行何獨於此而故遺之雖其間曰慎獨曰絜矩未必非致知之義然舍而未耀隱而靡彰何以悚學人之聽觀而一其志慮也哉及嘗讀小學而後知格致之義不外乎此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八歲先入小學舉凡灑掃應對之節名物象數之文以逮

夫事親拔長應事接物之曲折纖委莫不於是焉取之蓋自十五以前其究心於此道者固已久矣一入大學向之條條井井者夫固舉而措之耳故致知曰先而格物直曰在猶曰此之所謂致知者即在彼也又何以傳為耶然則格致既在小學顧列其目於誠意之先者何居夫知微始終者也經云知止云知先後傳云知本云知其惡知其美無非知也是固難以偏遺也乃朱子已輯小學而又為格致補傳何不自檢其複也聖賢之明民也惟患夫人之不明既告戒之役叮嚀之不憚吾說之繁要期乎人之所共喻豈希吾之徑省而貽誤於人潛滄集 卷一 二

其說曰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固已承小學之旨至於太裏和全體天用精又豈直作格致解也獨陽明予以格致為誠意之功彼固厭詞章之誕必欲合知行而一之意原有在則大學之序反覺不明善學者師其意則可

此言有志大學必先習小學朱子所輯小學一書不可不亟究心焉

為人孝弟解

嘗論首言學初未指學為何事也繼之以其為人孝弟蓋曰學為人子學為人弟也云爾夫天下大矣天下之事亦繁矣僅一為人子弟而遂足以畢天下事哉有子言之矣務本本立本立道生而要歸於孝弟為仁之本外此復何事焉嘗觀天下之亂其幾每萌於犯上而卒乃馴至於作亂天下之治惟在相率而為仁有如天下盡仁人也則聖人可以無事矣故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人苟能為孝子為弟弟即可不愧為學人天下苟相率而潛滄集 卷一 三

為孝子為弟弟即可謂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不然則雖行誼滿天壞文章耀先後以語乎本則末也安在其為學人也哉或曰學而三節終之以君子學特學為君子耳乃君子務本者也本不外孝弟也從來有不孝不弟之君子否耶抑倫有五而獨舉孝弟者何居嘗聞父子兄弟天合者也君臣朋友人合者也夫婦天人半者也未有篤於天合而猶致虧於人合者也夫子之明弟子職也首曰入孝出弟而終之以學文然則為學之輕重緩急夫亦宜知所置力也已

舉直錯諸枉解

哀公問民服之由孔子對以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朱傳訓諸眾也竊嘗疑之夫諸枉稱眾可也舉枉錯諸直直何得稱眾也皋陶伊尹可接踵觀乎矧四子之書用諸字不一如聞斯行諸吾得而食諸其猶病諸以及不識有諸毀諸已乎作乎字解告諸往而知來加諸我加諸人譬諸草木作之字解有諸已無諸已求諸已求諸人本諸徵諸建諸考諸質諸作於字解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作殆字解惟諸侯諸夏方可作眾字解耳豈可樂之諸枉諸直耶及詳味舉直化枉之言始信其解為不可

潛齋集

卷一

四

易也夫必如皋陶伊尹方可謂直其餘則諸直也枉直必如共驩葛伯方可謂枉其餘則諸枉也要皆可使直可使枉者也上有舜湯之君下有皋伊之佐開誠布公正百官以及萬民凡君子之未純乎君子者固皆勉奮成其為君子即小人之不甘於小人者豈可墮廢安其為小人是君舉一二直而相以下各舉諸直其所捨置之諸枉亦漸化為諸直矣若共驩葛伯之輩不加放流不施征討而反予以政柄陟諸端揆將枉者進直者退諸枉偕進諸直保無間化為枉者哉是舉錯之權服民在斯化民亦在斯不可不慎也此諸之義所以訓眾也

然則豈無據而訓之乎即據選於眾眾字以訓之也所謂眾者蓋中人也夫子他日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因以上以下分可語不可語非徒以質言也以用也猶云用之於上則可語用之於下則不可語可上可下即可直可枉之機云耳故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直上知也枉下愚也諸直諸枉中人以上以下者也但言諸直直在其中矣言諸枉枉在其中矣舉不勝舉錯則俱錯矣舉之錯之所以化之而猶視平昔之教之學之鳴乎舉錯方有待尚亟從事於教與學哉

潛齋集

卷一

五

誠明解

中庸言道原乎性而歸乎教乃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不幾歧而二之耶繼之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不又合而一之耶彼其言知固有生有學有困言行固有安有利有勉未嘗不歧也及其知之一成功一又未嘗不合也而總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大率為學利以下者言之而生安以上有無容言者矣乃世之人語以不明則怫然怒語以不誠則悍然甘之甚且曰人何必誠誠則愚之別名也噫亦異矣天下有不誠而明者哉抑天下有誠而不明者哉果其誠矣以誠過誠則

潛滄集

卷一

六

必合以誠過不誠則必覺斷未有昏昧顛倒而可以語誠者也故曰至誠如神若夫明則有不得不誠不敢不誠者如謂明者而猶作偽猶行詐必不然之理也是以人患不明不患不誠大凡自欺欺人皆謂不誠其實皆由不明明則必誠豈可曰明則必愚耶今夫自矜其明而不出於誠是眞所謂大愚也何也彼謂吾明於孝矣而不實用力於事親其究卒歸於不孝夫不孝果明耶否耶彼謂吾明於弟矣而不實用力於敬長其究卒歸於不弟夫不弟果明耶否耶彼其意以為吾襲孝與弟之名而不必居孝與弟之實既吝其力復冒其功何巧

如之以視實用力於孝與弟者則不啻拙矣即不啻愚矣不知不實用力於孝與弟而卒歸於不孝與不弟所謂不誠無物也而巧何在耶可不謂大愚耶子與氏之言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誠患不至耳未聞誠之足以累人也謂誠足累人則甘居於不誠甘居於不誠則甘居於無物甘於不動物則冥然焉耳頑然焉耳冥然頑然之終歸於大愚無疑也而又何明之足云

潛滄集

卷一

七

三以天下讓解

古人之用心也隱聖人之論世也微要皆有為而發殊非漫無所指也夷齊之讓國也以為求仁以為得仁為衛事發也泰伯之讓天下也以為至德以為無稱焉吳事發也何言乎為吳事發也吳泰伯之後也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札其季也壽夢賢季札欲立為嗣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致國季子辭而去之樊乃舍其子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餘祭立餘祭卒夷昧立夷昧卒季子又辭位以逃於是夷昧之子僚乃立諸樊之子光使專諸刺僚復致國

潛滄集

卷一

八

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說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春秋因其來聘以示販焉竊以為是不然也季子之事不幸不遇泰伯耳泰伯為季子生昌而有聖德於是率仲雍而逃季子庶欲不受國不可得矣今諸樊既知季子賢父又屬意季子苟能率餘祭夷昧以逃以效泰伯之所為季子又焉所避位耶計不出此父死乃致位於季子三兄適在季子為得而受之迨諸樊卒於門巢餘祭卒於閭弒皆未久於其位夷昧又卒於昭公之十五年而後致位季子季子既不受於昔焉得受於今假如諸樊輩壽考季子不幸夭亡向之所讓者安

在也況僚光之流耽耽覲覲於其間季子固已晰其隱至光之殺僚而致國季子益不可受矣是亂之生也乃生於諸樊貽謀之不善而奈何為季子咎也或者曰季子之辭在諸樊致國之時猶可也夷昧而逃以召僚光之爭不已過乎況餘祭夷昧皆安於兄終弟及之義何必孤其意而重形其陋也此又未深原季子之心也三兄皆卒度季子亦將老矣一旦不諱立子乎僚其鑒也立光乎何如就其刺僚而即聽其自取也楚子之封僚二弟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將用之也吳今始大光又甚文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吳國

潛滄集

卷一

九

而封大異姓乎其抑將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光將卒伐楚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觀此則光之欲有吳國非一日矣特僚之愚不及察耳豈以季子之賢而見不及此如以為辭國生亂脫不辭又安知從此之不為亂階也且春秋之書札聘聘不賢之耳何貶乎然則夫子何為而不賢之也殆因夫差之亡國而不賢之也政吳之亡在春秋後季子何由前知而即預為之所也當日泰伯之讓讓國耳未必知其後之遂有天下也武王末受命夫子以讓天下之德歸之季子

雖不知亡國而國由以亡夫子又焉得畧亡國之咎而猶賢之也且僚刺光立國因以定不過如門巢閹弑而猶未至於大亂其後光傳位夫差國因以亡秦伯之祀以殄是則重可憫也然札之聘也夷昧初立僚光之蒙末起沼吳之禍季子先任其咎耶春秋之作也絕筆獲麟越滅吳雖在哀公二十二年於十三年已再書於越入吳矣當時于西景伯子胥輩莫不決吳之將亡夫子亦通前後而統論其世也但在季子之時夷昧卒王僚弑光已長夫差已生其勢漸且極重而難返不若諸樊蚤致秦伯之讓為能渾然無跡耳或又曰諸樊輩皆凡

潛滄集

卷一

十

品夫子遽以秦伯期之何其於不賢者責備也抑夫子亦非遽以秦伯望諸樊輩也但秦伯之祀由是以殄深憫秦伯之不祀不得不追念秦伯之讓為不可及也不然秦伯之讓不為不久矣何為至此特取而重稱之哉摠之均一讓耳諸樊之讓不成其讓者也季子之讓無益於讓者也惟秦伯之讓斯其為讓之極則也歟

禮讓解

春秋之世魯秉禮之國也孔子秉禮之儒也故其言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他日言志又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傳者以讓為禮之實信知言哉今夫學士大夫之家於婚喪賓祭之大間能取古禮一二行之人遂翕然以知禮稱爰攷其實往往儀數之末乾餼之愆或至動色以相爭猶噴噴曰吾以爭禮也若是乎禮幾為誨爭之具乎孔子之於鄉黨也恂恂如似不能言及其至邦聞政大率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讓固讓也溫良恭儉皆其近於讓者也

潛滄集

卷一

十一

若是乎聖人一生秉禮其得力於讓居多故能垂教千萬世之久善學者自得之耳嘗觀唐虞之廷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垂讓於艾斯伯與益讓於朱虎熊羆伯夷讓於夔龍其書曰誰敢不讓又曰厚后德讓文王之時虞尚爭田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故曰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乃知聖人禮讓為國之言信不誣也或者曰當仁不讓於師非聖人之言乎抑知仁者先難而後獲大凡為仁往往從難處力為之斯以明其任之重也夫以一身

當艱鉅繁苦之局而居其師於優游閒適之地不讓乃所以讓也惟是多欲好勝之流遇事輒爭一值危險則斂手而退以謙遜文其委靡其用讓也亦太左矣他日孔子以短喪而斥宰予以夷俟而叩原壤故人高弟毫無假借疑與讓德若有未偕夫聖人方以禮讓垂訓一過違於禮而拂於讓者特為之惡力致警焉所以云救也夫禮讓又豈徒依違唯諾云爾哉

潛滄集

卷一

十一

人異禽獸解

子與氏謂人異禽獸者幾希極之庶民去君子存厯邇古聖以為證其為人羣應至詳切矣竊謂民之去幾希也豈必如盜賊之暴操斧之奸李林甫秦檜之忍心害理而後相與淪於異類哉平居昏昏昧昧臨事泛泛悠悠進無所成退無所據已不覺失其立命之原而馳於飛走之域也悲夫不有君子何以正其為人耶世之所謂人者耳目人也形骸人也衣冠動靜皆人也則從而人之矣至其所以為人以為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則姑冒竊之清濁之抑知大有不然者也凡命為人即

潛滄集

卷一

十一

有人之倫惟念念從人倫起見而事事從人倫著手志務堅而行必力而後儼然自號為人無恥也苟稍淪於此偷安自便任意踰閑品日卑行日喪十日十手共指共視神明許之清議怒之乎彼其初未嘗不均之為人迨至昧其識復誣其力久之自顧不可以為人而漸且與為人者相矛盾是又所謂安人真與禽獸無擇矣悲夫天既與其為人而甘自暴棄乃爾謂之何哉浮屠家有輪迴之說謂人死陰曹錄其善惡惡者陷諸地獄化為禽獸供人鞭策聽人宰割愚人往往惑之不思改行於前而妄冀釋幸於後必不得之數也人苟生前已墮

於異物死後化生適從其類理或然耳乃人於見前不可易之禽獸固已安之於將來不可知之禽獸時或惕之彼直待披毛戴角而始斷其為禽獸不知當耳目形骸衣冠動靜時則已不可以為人久矣嗚乎浮屠氏之說似確實幻似密猶疎豈若子與之論凡無志於君子者率戾戾乎有異類之恐也嗚乎果欲為人尚亟加意於人倫也哉

潛齋集

卷一

古

學稼學圃貨殖解

樊遲請學稼學圃而夫子小之予貢貨殖夫子以為不受命乃先儒許魯齋有言曰學者治生最為先務士君子以務農為生商賈雖逐末亦有可為者宜與聖人之論不合而後儒譏之愚竊以為未可輕議也聖人一生雖不得位大抵行之日多藏之日少當時邦君猶知隆賢之禮可以無須稼圃為不然周流無資跬步不可豈待陳蔡而後絕糧哉若設稼圃一學恐人競趨於沮溺丈人之所為而誰與共治故他日曰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無非欲併吾儒於大學一路而不使其各

潛齋集

卷一

五

為身謀也浸淫至戰國游說風熾功利繁興世主益崇禮夫士而莫知所從雖寡欲若孟子猶有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之盛而又何須稼圃為秦火之餘養士典廢士習漸偷士途亦漸濫其流至於鮮廉寡恥而無所不為猶覲然以好遊稱豈若稼圃之猶為近道乎古者農之子可為士舜耕歷山尹耕有莘烏在稼圃之不可為也若貨殖則亦生計之所存周禮為國醢醢必悉日用所需既不能驟以粟易則以金幣佐穀蔬又焉可不講也且魯齋已言之矣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斯固未始不妨其弊而豈倡之以放利耶蓋寧

澹之夫稼園貨殖皆不礙道。獲逐之子居官設科。儘可為非必欲如原憲之貧。子桑之困。反足為巧營。壞尅者之所借口。何以息妄取。砥頽風也。彼遲固賢者。端木氏尤聖門高弟。其見豈遽出近今之士之下。至如世之求田問舍。與夫一切登龍。斷之徒。欲傳會於魯齋之說。以文其貪斯。又魯齋之所深鄙也。

清滄集

卷一

十六

為天下得人解

許行倡為神農之言。孟子以堯舜聞之。蓋亦刪書斷自唐虞之意乎。以為天下至堯舜大治。則大人小人之事始釐然而不可越。爰敘其臣曰。益曰。禹曰。稷曰。契各稱厥職而下。及皋陶乃總之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抑獨何歟。是殆就與天下言之也。故其說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繼之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若曰。得其人。與之天下。可也不得其人以與之天下。是害天下並害其人也。烏在其仁天下哉。嘗稽之大禹謨矣。舜之命禹。總朕師也。禹曰。朕德罔

清滄集

卷一

十七

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想當日有臣五人。禹之外。惟皋陶可以與天下斯並稱焉。他日語道統。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不及其他。然則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也。信乎就與天下言之也。聖人之欲與天下而必重得人。固如此哉。雖然。唐虞官天下。夏商家天下。後世人君不與賢而與子。不得其人。將何以與天下乎。此儲教之不可不講也。賈誼有言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太子過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言毋正。詢知言哉。自古上知不世

出下愚亦不常有大抵皆中人耳導之善斯善導之不
善斯不善矣天下大器與天下大事也豈可聽其可與
與不可與而不為之所此仁天下端在得人而得人則
可以與天下也歟

潛齋集

卷一

六

慎獨解

大學立傳曰誠意始所以明大學之別乎小學也經言
誠意必先致知所以明大學之通乎小學也大學別乎
小學故曰王道本乎誠意大學通乎小學故又曰王道
在慎獨獨者何所謂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借如人不
知親之當孝長之當弟抑不知親之何以孝長之何以
弟即不孝不弟亦可恬然居之而不疑而所為獨知者
安在乎惟既知親之當孝既知長之當弟而顧隱然有
不果孝不果弟之萌或似孝而究無益於親似弟而究
無益於長或孝矣而未曲盡其孝弟矣而未曲盡其弟

潛齋集

卷一

九

皆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知之則必有戚戚然不自安
之意聽其不安則為欺不聽其不安而務求其安則為
慊慊則無不安之意即無不安之心由是而心廣由是
而體胖則德潤身矣此所以身修而齊而治而平端必
由之也豈非王道在慎獨哉不然者舍此不務而徒致
飾於耳目之前所謂閒居為不善也為不善則勢且無
所不至矣其一段戚戚不自安之意人不知己必知之
己知之又恐人知之為厭然為掩著而終不能勝其一
段不自安之意故肺肝之見手目之嚴確乎難遁竭心
盡力亦究自墮於小人之歸而於君子無與也悲夫與

其虛支於後何若實致於前與其沮喪於既敗之餘何若耽摯於未渾之始棄正路而就荒榛置坦途而沾藤葛抑獨何歟或猶自矜其慧自詡其能施施然曰吾能欺人也而不知祇自欺也是何異防民之口而曰吾能弭謗其卒至於四決而不可救哉此大學傳誠意而詒言慎獨所以為斯人計至深切矣中庸明道而亦揭慎獨以為宗良以是夫

潛齋集

卷一

辛

執兩端解

中庸明道之書也始乎天命終乎天載實與大易相表裏子思子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乎其論舜之大知也有曰執兩用中此何說也凡事一則專二則雜哀公問政篇再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天地之道亦曰其為物不貳夫兩獨非貳之謂乎獨非不一之謂乎豈聖人亦特模稜兩可其於道直脂韋云爾哉非也天下事原未可執一以為之也當夫問察之後隱揚之餘已無復不善之足訂者矣願善者尤有至善者存儻知其一端而不知其又有一端也烏在此端之即為至善耶今夫權

潛齋集

卷一

三

之為物也輕重固絜乎其間當夫特衡之際猶必且前且却錙銖畢稱而後乃協乎輕重之宜苟或冒焉以置之匪失則輕即失則重耳不然亦微畸於重微畸於輕耳聖人之於天下事也奚不然縱知其善猶不敢必之為至善故必視止行進而審量其所允當然後確確乎用之而迄無弊也夫子他日有曰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乃知聖人處己與應物俱未嘗一往冥決之是之謂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彼夫子莫之執中是執一也是無權也烏足語夫明善誠身之學也哉或曰舜之授禹也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當時何不曰兩直曰一何不曰

執兩直曰執中豈必于莫之執中為執一而舜之執中遂為執兩用中也曰聖人之辭或不同而立意同故曰無以辭害意夫執兩即惟精之謂也用中即惟一之謂也允執厥中援堯語以括之耳然則舜之精一與執一其允執厥中之與執中可以無辨已

潛齋集

卷一

三

繼志述事解

聖人論武周之違孝而歸之善繼善述此即前篇子述之義也但繼述而稱善庶幾允協於中庸焉爾說者乃謂文王未必有此志未必有此事而繼述乃稱善焉若然則武周一悖謬之于安揣之夫惡在其為孝也此蓋拘於天子諸侯之分而曲為當日諱實開後人以敢於逆祖父之端可不為孟辨耶文王當日雖未有取天下之志而實有安天下之志雖未有取天下之事而實有安天下之事但在文王之時安天下不必取天下所以全聖人之大誼在武周之時不取天下終不足以安天

潛齋集

卷一

三

下所以行聖人之大權文王之時虞尚質成服之以德寡崇見伐服之以威江漢歸心汝墳遵化天下蓋三分有二焉此其志何日不在天下而其事何一不從天下起見哉迨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追王上祀制禮作樂然後安天下之志以慰而安天下之事以成此所以謂善繼善述也如謂文王_未必有此志事創而舉之祇可謂行己之志盡己之事耳安得云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耶說者又謂文王服事紂武王伐紂藉令武周之時文王尚在弔伐之舉文王遂躬行之乎此亦未可執一而論也大約聖人為必不避一己之嫌而貽天下之禍億文

王遇八百諸侯之會勢亦不能違天命以庇一夫但或處之盡善不致來義士之諫啟頑民之梗耳古之人有以作之其必有以成之所以賴有後人也父子師弟往往皆然孔子作春秋以尊王為大旨及孟子說齊梁之君而勸之以行王道遂置周天王於不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而何其不相蒙也其時為之歟觀此則武周之於文王其所謂善繼善述者何莫非此道耶

潛齋集

卷一

孟

仁管仲解

孔子仁管仲之功置召忽之死至等諸匹夫匹婦之諒而莫之知其若殺身成仁之義疑若相悖由是導人臣以貳何以垂訓後世哉他日彼子西人管仲然後知聖人直以大忠予仲非徒姑許其功而畧其節也春秋之作也繫王於天當時天下大君周天下一人耳吳楚皆聖賢之裔以其僭王也而外之外其君並外其臣雖有小忠蔑足詡已管仲得桓而相之赫然興江漢之師責包茅之貢以啓普天率土之思東遷而後王室不振各君其君而不復知有大君因而各私其土蠶食鯨吞日

潛齋集

卷一

孟

相循而未有已也仲出天下始帖然於天威咫尺之下誰復有逆命雄行以顯于天憲者乎是仲不忠於桓不忠於糾而實忠於周天王者也當其佐糾以奔也幾欲得君以事為一匡地矣財桓中鈞不暇為桓計也無何糾死矣鮑叔薦矣桓用矣夫糾未成君仲未成臣絮輕重而量之桓猶可事一匡之業猶可成也卒之一匡之業以成忠在王室仁在天下矣使非有功於王徒覲顏於桓以苟祿曾不如召忽之死猶為匹夫之志之不可奪而又何仁之足云或者曰武王伐其君而王管仲不殉其主而霸召忽之死一夷齊之餓也孔子仁夷齊而